

长篇小说

中国地域神秘文化小说



黄河勘探队五十年来守口如瓶的诡异经历

黄河古道

活人禁地 2

一本三十年前的神秘日记揭开长征中隐藏了三十年的秘密

我和猴子踏上死亡沼泽、川西若尔盖大草原，在那里遇到了剽悍的关东马匪、神秘出现的死人脸、不见衰老的失散红军宋姨，捡到一本三十年前的神秘日记，黄河古道最大的秘密就此拉开大幕……



李达/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黄河古道2

活人禁地

我和猴子踏上死亡沼泽、川西若尔盖大草原，在那里遇到了剽悍的关东马匪、神秘出现的死人脸、不见衰老的失散红军宋姨……同时还捡到了一本三十年前的神秘日记，黄河古道最大的秘密就此拉开大幕……

李达/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河古道. 2, 活人禁地 / 李达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387-3121-7

I. ①黄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0816号

出品人 陈琛

责任编辑 邓淑杰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黄河古道. 2

活人禁地

李达 著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/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字数/240千字 印张/15

版次/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9.9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第二卷·龟葬之城下

第十章·血鼎尸煞 / 003

第十一章·黄河龙王 / 026

第十二章·诡异水潭 / 035

第三卷·活人禁地

第一章·活人禁地 / 047

第二章·一本三十年前的神秘日记 / 061

第三章·草原怪物 / 077

第四章·吃人的白雾 / 088

第五章·长征中隐藏了三十年的秘密 / 108

第六章·死人脸出现 / 125

第七章·一支匪帮组成的队伍 / 147

第八章·骷髅人 / 165

第九章·巨鹰 / 190

第十章·第三支队伍 / 216

第十一章·黄晓丽还没有死 / 224

· 第二卷 ·
龟葬之城下

“我在老坟圈子里等你。”

这句很短的话，让我激动得浑身战抖起来：我父亲，他终于回来了！

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几乎要把我逼疯了，三门峡黄河鬼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父亲为何要在古鼎下刻那行古怪的字？我爷爷为何要让黄七爷告诉我黄河大王不是人？猴子和黄晓丽又去了哪里？

这些天里，这些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翻腾着，折腾得我吃不好、睡不好。现在我父亲回来就太好了，一切终于要水落石出了。

放下信，我兴奋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渐渐冷静下来，又觉得有点儿不对劲。不是说我父亲在黄河勘探时失踪了吗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，反倒这样神神秘秘地让我去见他？

老坟圈子在一片荒凉的黄河滩上，一座古老的大石桥下，那里从前是枪

毙犯人的法场。小时候放学路过大桥，我们常被远远地拦在桥边，说桥底下在行刑，待几声枪响后才放我们过去。每次我自己走过石桥，都觉得后背凉飕飕的。听老人讲，老石桥下都通着灵。水是阴的，地是阳的，桥就沟通了阴阳两界。在古时候，桥梁落成后要杀几个犯人祭桥（枪毙犯人一般也在大桥下），这桥才结实，能抗住水的阴气。大石桥下长满了一人高的灌木，杂草丛生，阴森森的。上小学那会儿，有胆大的孩子结伴去桥下探险，说桥底下堆了一层腐烂的骨头，上面盘着白花花一层蛇皮，邪乎得很。看来父亲这次一定是秘密回来的，所以才选了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。

考虑了半天，我还是决定先不告诉母亲，等见了父亲再说。匆匆赶到老坟圈子，来回转悠了好几圈，石桥下光溜溜的，连只老鼠都没有。我等了半天也没个人影，只好先回去，等晚上再来。

晚上，母亲将那条鱼红烧了，絮絮叨叨地跟我扯东扯西。我因为心里藏着事儿，晚饭吃得七上八下，在那儿含糊应付着。吃完饭，我将剩下的半条鱼收好，又烤了几个土豆，用袋子小心包好了，随便跟母亲扯了个谎，找了个元宵节时用纸糊的灯笼，紧走慢走地往河滩上赶。

天上挂了个毛乎乎的红月亮，半遮半掩在雾蒙蒙的天上。黄河也映着点点血光，像是流血了。周围静得可怕，只听见老鸽子鬼笑一般的叫声。远远传来几声狗叫，黄河水古怪地咕嘟咕嘟响着。

我爷爷曾说过，月亮红、黄河叫、老鸱哭、黑狗叫、蛤蟆笑，这是五鬼抬棺夜，为大凶之兆。从前黄河手艺人行事时，遇到这样的凶象都会紧闭房门，避过这天。我不由得暗骂了一句，想着大爷我难得晚上出来一次，还遇上这样的狗屁天象，看来最近运气真是太差，回家得烧炷香才行。咬咬牙，我提着油纸灯笼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河滩上。冷风呜呜刮着，我浑身上下都被吹透了。河滩上黑黝黝的，我用灯笼照着前面，使劲儿睁大了眼睛，拼命寻找老坟圈子上那棵枯死的歪脖子柳树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我死死攥着手中的纸条，纸条湿漉漉的，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准——事情是如此离奇，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？灯笼下，我再一次展开纸条。没错呀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在老坟圈子等他！那独特的瘦金体，苍劲有力，绝对出自

父亲的手笔。

我有点儿吃不准了，即便父亲像黄七爷说的，懂驱鱼秘术，能让鱼顺利找到我，他又怎么确定我什么时候能收到信呢？要是我一直在家里不出门，那可能永远也收不到纸条。所以我父亲可能在这老坟圈子里等了很久，也许都失望了，觉得我没收到纸条，不会来了。

这时候，黑黝黝的河滩上突然冒出了一点儿亮光。

亮光？我使劲儿揉了揉眼，就看见石桥底下灌木丛中突然冒出了一点儿绿莹莹的亮光，又是一点儿……很快水里出现了一线光点，像是一块黑色的天幕上面挂了一串绿莹莹的星星，断断续续指向前方。那光亮竟然是从黑黝黝的河底发出的，光亮很微弱，要不是我现在正在河滩上，肯定看不到。

我大吃一惊，这五鬼抬棺夜果然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河底下竟出来了鬼火！我“哎呀”一声，转身就跑，跑了几步，脚下一滑，跌倒在河滩上。接着，河滩上突然伸出来一只手，一把将我的脚脖子死死抓住了。

像我这样打小在黄河边长大的孩子，都是听着黄河鬼故事长大的。那冰冷的手一掐住我的脚脖子，我吓得魂都丢出去了大半。这家伙，一准儿是黄河里的红毛鬼要抓我喂大王八啦！

我咧开嘴刚要叫，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：“别叫，是我！”

我一下子傻眼了，这是我父亲的声音。

我回头看看，水边堆着厚厚一层水草，水草里趴着一个人，浑身都是泥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警惕地看着周围。

那人竟然是我父亲！

我慌忙爬起来，伸手就要拽他上来：“爹！”

他低喝道：“别动！有人在盯着你！”

我更迷糊了：“有人盯着我？”

父亲说：“别说话，灭了灯笼，跟着水下的光走。”

熄灭灯笼，水下那条金线更加清晰。我跟着金线顺着河湾走去，转了几个弯，到了一处茂密的小树林中。那些亮点渐渐聚集起来，形成了一个火盆大小的亮光，那光刚好将周围一点儿地方照亮。灌木丛挡住了亮光，外面一

点儿也看不到。

走近一看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在水下一块大石头上，竟然附着一群晶莹剔透的小鱼！小鱼大约有指头粗细，身子竟然是透明的，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半透明的身子向外发散出淡黄色的冷光。原来爷爷说过，黄河河底有一种会发光的鱼，竟然是真的。

灌木丛中哗啦哗啦响了几声，我警惕地回过头，看见一个人穿着身脏兮兮的旧军装，从水里走了过来。我激动地站起来，喊：“爹！”父亲点了点头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问我：“你妈还好吧？”我说：“好，好，都好！”我心里很激动，有一大堆话要说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最后结结巴巴地指着水下说：“这鱼……鱼能发光？”父亲轻描淡写道：“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他身上湿淋淋的，头上还有不少杂草，脸颊上有明显的几块伤疤。这段时间，父亲恐怕一直躲在桥下，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。我心中一阵酸楚，赶紧将吃的给他，问他这些天去哪儿了，说我们都担心死了。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并不回答我的问话，却反问我这些天怎么样：“没出什么事吧？”我抹抹眼泪，上次父亲回家奔丧太急，也没顾得上跟他说什么，就告诉他我前段时间报名参加了上山下乡活动，去了三门峡的上河村……

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听到上河村这个名字，一下子噎住了。他使劲儿咳嗽着，脸色都变了，瞪着眼问我：“你说啥？上河村？你怎么能去上河村？谁他娘的带你去的上河村？”

谁带我去的上河村，这个问题还真说不清楚。按理说我是自愿报名参加的上山下乡，但是知青办却说他们从来没有安排过。到底是谁带我去的呢？对，这还真是个问题！他娘的究竟是谁把我弄过去的？

我说了半天，也说不清楚。父亲一下子打断我，问我：“跟你一起去的人，有没有姓‘粟’‘朱’‘黄’‘宋’的？”

我说：“姓黄的没有，其他的都有。”

父亲面色一沉，站起来，来回走了几步，又转回来，严肃地问我：“石头，你爷爷身上裹的牛皮，是不是你从那儿拿回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是，是我拿的。那里有个人脸怪山，底下有一个黄河鬼窟。”

我还想跟父亲详细说一下深渊大鼎的事情，他却并不感兴趣，只是死死盯住我：“石头，你要说实话，那个牛皮不是别人给你的？”我赌咒发誓说：“绝不是！那是我从山洞里拿出来的，它在一个大鼎里。我本来用它包了一些金砂的，想着给爷爷打个金烟嘴……”父亲听我这样解释，点点头，脸色稍缓，没有再问什么。

我小心翼翼地问他：“爹，我在山洞一个古鼎上看见你写的字了……”

父亲沉着脸说：“你进鬼窟了？是朱家丫头带你进去的？”我摇摇头，说不是。

我父亲冷哼：“那是宋家那个鬼丫头？”我还是摇摇头。

父亲咦了一声，问：“难道是粟家？”

我说：“都不是，要是也是金家。”话音刚落，父亲像是被毒蛇咬了，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干粮咕咚咕咚滚落到了水底。

他直勾勾地看着我：“金家？你怎么会遇上金家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说：“是……金家，他说他叫死人……叫金子寒……”“金子寒？”父亲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死死抓住我的衣领，眼睛通红，问我：“他真是金子寒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真……真叫金……金子寒！”

父亲死死盯着我，眼神渐渐黯淡了。他放开我，神经质地在河滩上来回走着，喃喃自语：“金子寒……金子寒……不可能呀，他怎么能出来，他真出来了？”

我忍不住问他：“爹，金子寒他到底怎么了？”父亲脸色阴沉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，后来终于下了决心，叹息了一下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说：“唉，石头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瞒着你一些事情。那些事情吧，都是前几辈人的恩怨，不想再牵扯到你身上……现在看来，不告诉你不行了……这个世道，人心都坏下去啦！你也知道，咱们白家祖上一直有规矩，白家后人要么做河兵，要么做河工，几百年来一直守着老黄河，明白许多黄河上的禁忌，也一直守护着黄河上的秘密。这件事情吧，要是说起来，得从几十年前

黄河上的一件怪事开始说。”

我一下子兴奋了，看来父亲终于要告诉我真相了！我哪儿敢放半个屁，乖乖地坐在地上听父亲讲。父亲叹了一口气，看着远处黑黝黝的黄河，听着远处咆哮的河水，极不情愿地讲起来。他说的是清朝末年时期，黄河上发生的一件怪事：那一年大旱，黄河下游断流。有一处断流的黄河出了邪，整段黄浊的黄河水变成了血水，又黏又稠，都是猩红色。水里的鱼虾全死完了，漂在水面上，远远看去分外诡异。黄河流血自然是大灾之兆，好多骗子流寇趁机散播谣言，骗取钱财，吓得黄河两岸百姓又是祭祀又是逃荒，闹得黄河上下人心惶惶。

我一愣，这不就是黄七爷说的，他爷爷经历过的黄河流血事件吗？但是我没敢插嘴。父亲接下来说的，就和黄七爷说的人形玉棺不一样了，要比黄七爷讲的恐怖得多。

他说，在当年，黄河上有一个著名的采金行，叫作金门。我们白家的黄河手艺人，就是金门的一支。手艺人吃的是黄河饭，采的是黄河金，眼下黄河出了这等事情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当时便派了两个得意弟子前去查看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姓白，一个姓黄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这姓白的打扮成了一个僧人，姓黄的打扮成脚夫。两人星夜赶路，连夜赶到开封，只见星月之下，黄河水上下翻腾，水质呈暗红色，恶臭难闻。血河中一个个白点，都是死在水中的臭鱼烂虾。惨淡的红月光照在上面，河床里像是滚动着鲜血，有种说不出的古怪。

两人四下里看看，发现不仅这段黄河古怪，附近的地形也有问题。这段黄河隐藏在大山峡谷之中，绕着峡谷转了几圈，最后流入峡谷中的一段暗河。河水进入暗河前还是好好的，出来后就变成了血河。看来，问题一定是出自那段暗河里。而且这血河围绕着峡谷流淌，像是一潭死水，既不往下游走，也不往上游走。想来这峡谷下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空间，血水不断灌进去，在峡谷下涌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，旋涡搅动得血河水不断翻腾，出不去也进不来。恐怕要下一场大雨，雨水猛灌入黄河，才能将那暗河倒灌，冲走这一池血水。

正所谓艺高人胆大，两人既看出问题出自峡谷中的阴洞，当时便各施所

长，使出分水定金、坠山探穴等手法，设法从峡谷进入了阴洞中。进入阴洞后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整座山都被人挖空了，里面被设计成了一条非常精巧的水道，一直通往山底。两人用吊索顺着水道吊进去，发现山底下竟然隐藏着一个似乎没有尽头的巨大深渊。让他们震撼的是，在这个无底深渊中，竟然用密密麻麻的铁链子锁住了一个巨大的古鼎。

这时候，饶是他们见多识广，也有些震惊。先是黄河带血，然后是峡谷阴洞，被人凿空的大山，无穷无尽的深渊，这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一样。两人分析了一下，那段黄河水应该是流入了这个深渊中，又流出来，就带有了血水，恐怕这黄河流血的原因就出在这深渊古鼎上。考虑再三，两人决定其中一个人下去探鼎。两人计议已定，便掏出用牛毛混合着人发树皮特制成的百金绳，一头拴在上面一块巨石上，一头牢牢绑在人的腰上。上面的人紧紧把着绳索，将底下的人小心翼翼地吊到深渊下，想一探这大鼎的究竟。（听到这里，我大吃一惊。父亲说的这个地方，应该就是三门峡人脸怪山下的黄河鬼窟。那巨大的冰冷的深渊，仿佛没有尽头，又像是能吸住人的精气神。我当时只远远看了几眼，就觉得头脑发昏，手足冰冷，仿佛连快乐都被吸走了，迷迷糊糊地想往深渊里跳。在那样邪门的无底深渊中，他们竟然还想探鼎？）

那僧人下到深渊中没多深，就觉得里面大有古怪。原来，他下去十几米后就能看见深渊底下呈一派火红色，热气逼人，那底下像是个火山口。他又下了十几米，感觉有些不对。既然下面是一个火山口，自然是越往下越热才对，但是他却明显感觉到，越往下周围的温度越低，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。

江湖人行事，必然有一套自己的法则：凡事只要不符合自然逻辑，必然大有古怪。那僧人见周围温度不对，当时止住脚步，使出一招蛛母倒盘丝的把势，双手紧紧抓住百金索，将腿脚盘在绳子上，左右绕了一圈。然后他将身子和腿脚全部张开，像只张牙舞爪的蜘蛛，在半空中做了一个悬空式，撑在了那里——这样既方便俯瞰下面，遇到什么危险也好应付。

他从怀里掏出一把火折子，吹燃了，朝深渊下抛去。随着火折子照亮下面，他两手使劲儿一搓绳子，身子便随着绳子滴溜溜地旋转了一圈，转眼间

就将这深渊周遭看了一遍。

这时候他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已经到了深渊中的第一层，那脚下全都是一道道纵横的铁链子。铁链子密密麻麻，纵横交错，形成了一张独特的铁索网，将深渊上下隔开，上面的东西下不去，底下的东西也上不来。

他又往下放了一米多绳子，试了试。铁链子很结实，人可以踩在铁链上行走。他往下看了看，下面依然是火红一片。但是铁链子上却是寒气逼人，甚至结了厚厚一层冰霜。那浸入骨髓的寒气，便是从这些大铁链子上传来的。

往上看，上面像只有水缸大小；往下看，下面依旧是无底的深渊。这时候，饶是他胆大包天，也觉得这深渊古怪极了。他定了定神，开始分析这一切。

首先，这些铁索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些密密麻麻的铁索，少说也有成百上千条，手腕粗细，一道道深深打入山体内部。这工夫下得实在不小，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工夫，恐怕都完不成。古人既然下了那么大的工夫，用铁链封住这深渊，必然有他的道理。

如果古人想封住这个深渊，大可以直接用巨石封口，不必这样大费苦心。看来这些铁链子并不像是阻挡人往里下，却像是要挡住深渊下的什么东西，不想让它出来一样。

还有，既然底下是个火山口，必然灼热无比，为何这些铁链子如此冰冷刺骨呢？看来，这既热又寒的深渊下，一定隐藏了什么古怪至极的物件。他越想越兴奋，想着前人如此大手笔做这件事情，底下必然藏着什么古怪至极的东西。正所谓年少轻狂，那僧人本是金门数百年来翘楚，当时意气风发，不由得起了与古人争锋之念，想要到深渊下一探究竟。

想到这里，他便掏出金刚锯，将那铁链锯断了几根，露出一个刚好通过一个人大小的地方。他检查了一下身上的百金绳，一手擎着火折子，一手握住一把牛耳尖刀，向上打了个呼哨，便小心翼翼地将身子潜入深渊之中。

那僧人下去一探，只觉得周围冰冷刺骨，冷风扑面而来。那铁链上已经冰冷刺骨，没想到深渊下更冷上三分。

越往下，冷气越足。又下了差不多十几米深，感觉那深渊深处仿佛往外

射出一柄柄狂舞的冰刀，直往身上脸上招呼。眼看着手脚都冻僵了，连绳子都要握不住，他想着不行就放弃了，这时脚下一顿，明显触到了什么东西。

他心中一惊，忙连拽几下绳子，收住下放之势。他点亮几条火折子，丢到下面，再往下一看，却见那下面一片黑黝黝的虚空，几支火折子仿佛几点流星，打着旋直往下走，转眼间就消失在了永无止境的黑暗中。那冰冷的无止境的深渊，让人看了之后，便陡生荒凉孤独之感，感觉世事难料，生命深远，永无尽头，一时竟让那僧人神魂恍惚，悲从心来，身形一晃，几乎要跌入深渊中。好在那僧人也是心智极强之辈，当时便回过神来，用绳子稳住身子。他觉得好像有些不对，自己走南闯北那么多年，经历过那么多生离死别，岂会只看一眼就陡生苍凉之感？看来这深渊大有古怪。

他越想越害怕，这深渊像是个无底洞，仿佛能吸走人的精气神，让人不知不觉就受到它的吸引，心中产生厌世之感。定力差一些的，甚至会情不自禁跳入深渊，当场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那僧人忙从身上的百宝囊中取出一块硝石，用指甲抠出一些粉末送入鼻孔，狠狠打了几个喷嚏，才感觉昏昏沉沉的脑子清爽了一些。他觉得深渊之下果然大有古怪，还是赶紧上去才是。

刚要走，他突然想到刚才脚下好像触到一物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忙再取一条火折子顺着脚抛下去。那火折子顺下去，正好跌到那物之上，让他将那脚下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。

那脚下之物虽然看不清全部，估计也差不多有半间屋子大小，通体浑圆，在火折子下幽幽闪着绿光。那僧人看着古怪，不知道这深渊下到底悬挂着什么东西。

想了又想，他突然一拍脑袋，暗笑自己痴了。这浑圆之物不是别的，正是他们在上面看到的那口悬挂在大铁链下的大鼎！

这大鼎从上面看倒没有多大，没想到真到了跟前，竟然有半间屋大小。那僧人啧啧称奇，又连抛下几条火折子，将那大鼎周身看了一遍，越看心中越惊奇。

火光之下，古鼎呈现出一派碧绿色。这是个上了年头的铜鼎，鼎身上结

满了厚厚一层铜绿，一看便是古物——没准儿还是件上古的青铜器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

要知道，古人将鼎看作是一件非常神圣的器具，一般都是君王占卜或者祭祀时才会用，地位非常崇高。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不成熟，冶炼一个半人高的东西往往都需要几百人共同协作。这么大的一件青铜器，恐怕要倾全国之力才能制造出来，算是一件神器级别的古物了！

但更吸引那僧人的却是，这鼎为何要被铁链子吊在这里？这鼎上还覆盖了一个盖子，鼎中会不会还装了什么东西？
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那僧人的心里已经被撩拨得像烧起了一堆火，火光熊熊，便是舍出性命来，也得亲眼看看那鼎中到底有什么才行！

他计议已定，心中也慢慢平静，知道古人既然费了天大的劲儿将这古鼎锁在这里，定然有它的用处。说不定这鼎中关着什么上古的诅咒甚至是怪物，到时候放虎归山，闯下弥天大祸，那可就糟了。

这样想着，他便从百宝箱中取出一支金刚爪。这金刚爪为百炼钢打造的特殊钩子，像一只攥紧的人手，上面有八个可以活动的钢齿，可以用上面连着的绳子控制住爪子的开合，十分趁手，为手艺人翻墙爬树必备的物件。

那僧人将金刚爪在手上荡了几圈，轻轻一甩手，金刚爪便正好钩在对面一条碗口粗的铁链子上。他用绳子将爪子合紧，试了试，金刚爪已经牢牢钩住了铁链。他抓住绳子，暗暗提起一口气，身子随着绳子一荡，身悬一线，像荡秋千一般悠悠荡了过去。他荡到当中，突然一松手，坠了下去，两只脚稳稳当当正好踏在了那个巨大的铜鼎上。

那僧人稳住身子，先用脚使劲儿踏了踏铜鼎，发现那铜鼎被铁链拴得非常结实。不管他怎么折腾，都无法撼动铜鼎一分，总算放了心。

这时候，他已经潜到深渊下几十米深，发一声喊，瓮声瓮气，荡着许多回音，传到上面时声音早变了调。他便吹起呼哨，用秘音传信，说他在下面发现了什么东西，让上面抛下几支火把，他好仔细检查一番。

待他拿到火把，往那铜鼎壁上照了照，发现铜鼎壁上雕刻着密密麻麻的铭文，看起来像蝌蚪，像小蛇，又像是古怪的壁画。他看了半天也看不懂，

索性往上照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盖子，将这铜鼎打开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待用火把仔细一照，发现有些不对劲儿。再仔细看看，不禁大惊失色，手中的火把都差点儿没拿住，险些掉入无底深渊中。

原来这铜鼎分为有盖无盖两种，有盖的铜鼎很常见，无一不是鼎盖和鼎身合拢严实，连为一体。甚至有古鼎被后人挖出来后，打开密封的盖子，发现里面竟然还有半缸几千年前的美酒！这个铜鼎的盖子非但和鼎身不一样，甚至连材质都大不一样——这个铜鼎的盖子竟然是铁制的。

要知道，铁器和青铜器不是一个时代的。在战国以前，冶炼品一般为青铜，因为铜矿多为露天矿，容易开采。战国以后，青铜器才渐渐为铁所代替。即便是在战国以后，古人也没有费千万力气铸造巨大的青铜鼎身，最后又给它配一个铁鼎盖的道理。除非……除非这个铜鼎原本没有盖子，或者盖子丢了，后人给配上去的铁盖子。不过，后人为何非要弄个铁盖子将古鼎封住呢？难道说这古鼎中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吗？仔细看看，鼎盖和鼎身合拢得非常严实，看不到鼎内。看来，只有强行开鼎了。

手艺人黄河上行走，有着诸多禁忌。这禁忌之一，便是打开黄河里的古怪物件时，一定要戴上辟邪之物，祈求祖师爷保佑。那僧人从百宝囊中掏出一个精致的铁盒子，打开了，里面是一枚晶莹剔透的暗黄色物件，他将其小心佩戴在脖子上。这东西似玉非玉，似骨非骨，却是上百年的大青鱼脑子里凝结出来的软骨，民间称之为“青鱼枕”。

这青鱼枕是黄河手艺人分水一派行事时必戴的一件避邪之物，分水一脉寻的是黄河中的水金。黄河中老鱼鳖怪多，难免在水底下遇到什么鱼群、鳖怪、铁头龙王，便取这青鱼枕避邪。据说百年以上的青鱼都通了灵，水下的鳖鱼精怪遇到这青鱼枕，无不惊慌失措，唯恐避之不及，为手艺人寻找水下的金脉提供了诸多便利。

黄河手艺人分成几派，除了这水金的青鱼枕外，还有渊金的鱼骨碗、洞金的金筷子、天金的鹰嘴哨子等等。

却说那僧人祭出了青鱼枕，心中安稳了许多，当下暗暗运足气力，将身子一拧，狠狠一脚踹在鼎盖和鼎身的结合处。这一脚有个说法，叫作九翻蝎